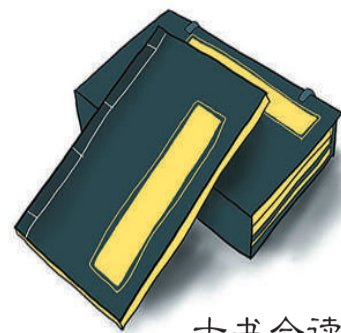


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中文课程

# 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之路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古书今读(八)

古书有陷阱(中)

## 好多伪得辨

熊建

“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上面这句话来自头些年很火的一篇文章——“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讲”，当时在线上线下的各种场合被人追捧：“说得太好了”“点明了传统文化的弊端”云云。很少有人去想，光绪到底讲过这些话。

事实上，这篇演讲出自网络穿越小说《一个人的甲午》。如果稍有一些历史常识，从第一句话就能看出错误来。“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是西山红叶灿烂之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哪里错了呢？光绪十七年是公元1891年，而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建立。而且，“光绪”的整篇“演讲”中，除了“朕”字可以看出点儿古代味，其余皆与现代白话无异。有学者就说了：“如果当时的光绪能够说出那样一番话，就不需要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了。”

虽然早在多年前，就有很多人批驳过这篇演讲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传，在信。明明是伪造的，却因为伪造有术，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这种鱼目混珠的情形，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也发生过，而且还不止少数，影响也颇为深远。

之前咱们聊过，古人喜欢编造故事，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中原陆沉，文化事业受到摧残，因为传抄不易，很多古书就此灭绝。于是出了一些妄人，从编故事更进一步，假托古代作者，伪造古籍古书。其中，有位王肃，关于他有一种说法，为了在学术争论中占得先机，接连推出托名孔子门徒的《孔子家语》、托名孔伋的《孔丛子》。

这种伪造的风气持续了很久。隋朝平定天下后，向全国征求散失的书籍。大学者刘炫伪造了100多卷书，名之为《连山易》《鲁史记》等，以此求荣求赏。结果被人揭发，差点被处死，遭撤职后回乡靠教书过活。

中唐之后，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逐步展开。从刘知几、柳宗元，到宋代的郑樵、王应麟，再到明代的梅贻，清代的崔述等，辨伪的学者薪火相传，对伪书、伪文、伪图，穷追不舍，深入揭批，让众多“李鬼”纷纷显形。

如果缺乏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劲头，对很多伪造的东西，分辨不清，很容易盲从。而辨伪质疑的精神，多闻阙疑的思维，有助于纠偏补弊。

古文献学家张舜徽说过：“伪书虽伪，不可尽废。”古人造伪，大多为的是传播思想、经世致用，加上造伪时所使用的材料，往往是货真价实的、后来散失的史料，所以伪书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儒家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虽然是出自伪《古文尚书》，但这句话的思想价值并不低，应该是先秦儒家论述的孑遗，依然可以视为应对艰难世道的一种精神坚守。

## 汉字里的生命

孟德宏

汉字里的故事(七)

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开始学习做一个“女”人。这既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女”既是女性的自然形态，也是女性的社会行为。如果仅仅从前者考虑，则“女”与“妇”无别，但是如果从后者考虑，则“在家曰女”“出嫁曰妇”，也就是未婚女性称为“女”，已婚女性称为“妇”。

汉字“女”的甲骨文形态，就是一个女人屈膝，双手叠置于胸前的样子，这个样子婀娜端庄温婉柔顺，完全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女”性的审美视角与伦理取向。从“女”的汉字，既有对女性美好的描述，也有对女人喜笑颜开是非等不甚美好印象的归纳。兹举例如下：

女性各种美好的样子：媛，美好的女子；娥，身材高挑的女子；婉，温顺的女子；姣，容颜美好的女子；婀娜，身材曼妙的女子……

女性各种社会身份的名称：母，生育儿女的女性称谓；姐，年长自己的同辈女性；妹，年轻于自己的同胞女性；妯娌，丈夫兄弟的配偶；嫂，兄长的配偶……

特定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女子的称谓：姬，年老的女子；妣，已逝的女性先祖；妃、嫔，皇帝的配偶；婢，地位低下的女性佣人……

与女性相关的动作行为：娶，男子与女子婚配；婚、姻，结成婚姻关系；妁，是古代婚姻嫁娶的中介人……

但也有一些对女性充满偏见的用字：妾，没有证据也无端由地胡乱说；嫉，看见别人有才华而心怀仇恨。

从上述从女的族字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符号体系，也是一个行为符号体系，一个审美符号体系，一个价值符号体系。所以我们说，汉字的背后是文化，是思维。汉字是记录中国历史、社会的活化石。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外汉语系主任)

新的教学管理，“做好协调非常重要”。

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做了积极探索。据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介绍，除了利用中文联盟等网络平台将中文课堂搬上“云端”以外，北京语言大学还举办了一系列线上学术活动和项目。“同时利用本校学科优势，支援了多所海外高校的中文专业建设，承担的合作授课项目总量超过18000课时。”

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施黎静认为，疫情之下，要解决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冲击，需要很多创意。“比如英国的很多学校开展了项目式的学习方式、任务性的教学模式等，都是积极的探索；再比如国际中文教师能不能和计算机、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合作，将他们的最新研究融入自己的教学当中。”但她同时强调，不仅要拿出应急的解决方案，而且需将眼光放长远，“要关照到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段，我们需要什么。”

科技赋能，未来已来

“两个月前，我出席了全球首个网络中文课堂——希腊爱琴大学网络中文课堂在线启动仪式。网络中文课堂采用班级制，实行远程直播+群组辅导的教学形式，一批有经验的教师提供远程教学服务。两周前，我见证了‘全球中文学习平台’落户中国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利用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全球中文学习者提供服务，旨在打造适应面广、权威性强的中文学习门户。自2019年10月上线至今，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200万，覆盖160多个国家。”在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田学军所举的这两个例子正是因疫情而加速新技术应用、推动语言学习变革的诠释。

对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来说，无论做好准备与否，都必须面对新技术对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的改变。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春辉所言“国际中文教育需要新科技助力，新科技正蕴育着国际中文教育的新生态”。

为了应对疫情，相关中文教育学校、机构等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开拓新模式、打造新平台。比如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和汉语速成学院承办的2020海外华裔青少年“魅力北京·多彩华夏”中华文化体验线上夏令营，借助新技术和多种网络媒体搭建线上文化教学模式，让营员们可以足不出户，在线领略中华文化之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实景课堂的推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海外华裔学生提供了打开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都是有意义的尝试。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老舍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参与过编纂《言语声片》系列对外汉语有声教材。但在那时，有谁能想到，不到百年，国际中文教育已能跨越时空。如今，我们同样无法精确预料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模样，但改变正在发生却是事实。



第13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甜甜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但她从小有一个中文梦，3岁起便开始在中文学校学习，至今已坚持了12年。她是自己所读中文学校不断壮大的亲历者，用她的话说，“现在，我们的中文学校可是当地响当当的知名品牌”。

“中文学校的学习让我对中国十分向往，这些年我和父母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我见识过它美丽的山川河流，领略过它隽永的文化气息，体验过它纯朴的风土人情，感受过它那人惊艳的时尚和令人震撼的科技力量。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让我十分着迷。”甜甜的愿望是将来能到中国学习，“因为那里是离我梦想最近的地方”。

据粗略统计，目前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甜甜的故事正是众多海外中文学习者的缩影。

持续升温，大有可为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表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也是促进民众相知相通、交流互鉴、消除障碍、弥平鸿沟、达成心灵共鸣、实现发展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国际中文教育在当今时代大有可为”。

切实的数据为钟英华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在日前在京举办的“2020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透露的这组数据从侧面印证了国际中文教育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作为欧洲中文教育开展较早、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的英国，近年来将中文列为中小学外语选修课程，纳入素有“英国高考”之称的A-level考试，还于2016年启动“中文培优项目”，计划到2020年培养5000名流利使用中文的中学生。“对英国年轻人来说，了解中国、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极其重要。”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公使包迈岫说。

当地时间2020年9月7日，中国驻埃及大使与埃及教育与技术教育部长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中文纳入埃及中小学课程。对国际中文教育关注者来说，这不仅标志着埃及正式将中文教学纳入该国中小学教育体系，还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又迈出新的一步。数据显示，中文教学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后，预计将覆盖埃及约1200万的中小学生们。

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乌麦伊麦·迦尼姆还介绍了另一组数据作为埃及中文教育蓬勃发展的补充——目前埃及已建成两所孔子学院、多所孔子课堂，同时有16所大学开设中文系或者中文课程。



相关专家认为，随着外国民众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持续升温，国际中文教育将会继续升温。

“线下搬家，做不好线上教育”

对国际中文教育界来说，2020年是充满新变化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教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国际中文教育也面临巨大挑战。

在疫情倒逼之下，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模式从线下学习为主转向线上学习为主，教育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对教师和学生将带来怎样的改变，线上教育能否接过国际中文教育未来发展的接力棒……都是待解课题。

“对国际中文教育来说，线下搬家是做不好线上教育的。”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主任李明强强调的是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的协调。在他看来，线上中文教育需要技术支撑，需要整合教育资源，需要建立现代化的教学团队，需要

的便利。在“双11”之际，我也加入了“剁手团”，兴致勃勃地浏览着淘宝商品，手机支付完成后便坐等快递的到来；在家无聊想去旅游之时，拿出手机，携程在手，说走就走，拿着最优惠的价格坐上最快捷的高铁；到达目的地，不怕没司机，就怕没“滴滴”，通过“滴滴”叫车，便可以享受接车服务；即使到了酒店太累不想动，有了美团APP，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很多餐厅商家，而且套餐有优惠，配送费也没有那么贵……这一切，都让我对科技改变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给我提供了更多交流可能。微信成了我与远在法国的家人交流的工具，不断刷新的微信朋友圈呈现了我与中国朋友们的生活故事；微博是我闲暇之时了解中国热点话题的平台，通过微博，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和看法，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直播电商在不寻常的2020年的发展。社交距离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消费者网上购物的频率增加，我也深深感受到了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二〇二〇，我在中国

勒黑波尼



美丽邂逅，将永远刻在心中。图为勒黑波尼在野餐。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从遥远的法国来到中国，这场美丽的邂逅，让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新的环境给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从生活、学习到工作、消费方式，与我原有的习惯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的体验和感受真切地融入了我的心中，给我留下许多珍贵的回忆。在中国，我体会到了科技带给日常生活